

栀子花下
白衣如雪
初恋是
静默的
我和你

初 情 似 債

李李翔·著

朝華出版社



初情似舊

李李翔·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情似情/李李翔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54 - 2006 - 9

I. 初…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7887 号

初情似情

作 者 李李翔

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徐玉华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第 7 印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06 - 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长发飘飘的年代

-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高二零班 3
- 第二章 他记住了她的名字 8
- 第三章 女生间的友情 14
- 第四章 若有若无的情愫 20
- 第五章 重在参与的运动会 26
- 第六章 此情彼意 31
- 第七章 阳光灿烂的日子 36
- 第八章 离爱情很远 41
- 第九章 离暧昧很近 47
- 第十章 暗潮汹涌 52
- 第十一章 离家出走记 57
- 第十二章 浩荡广州行 63
- 第十三章 凄惨的遭遇 68
- 第十四章 邻家有女初长成 73
- 第十五章 暗无天日的考试 79
- 第十六章 日渐明朗的篮球赛 84
- 第十七章 情窦初开 89
- 第十八章 惊变 95

第二卷 初情似情的日子

- 第十九章 想念的感觉 103
- 第二十章 天上人间 109
- 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相遇 116
- 第二十二章 心酸的怜惜 122
- 第二十三章 粉墨登场 128
- 第二十四章 各有心思 134
- 第二十五章 针锋相对的聚会 139
- 第二十六章 所有爱的人 145
- 第二十七章 两情相悦 151
- 第二十八章 初情无二 156
- 第二十九章 等待是幸福的一种仪式 162
- 第三十章 初到美溪 167
- 第三十一章 甜蜜如爱情 173
- 第三十二章 破镜其实不能重圆 178
- 第三十三章 有缘无分的婚姻 184
- 第三十四章 有些东西无法忍让 189
- 第三十五章 离别措手不及 195
- 第三十六章 放手是因为决定等待 200





第三卷 水到渠成的爱情

- 第三十七章 心事如大海 209
- 第三十八章 往日爱恋如风消散 214
- 第三十九章 这会让我产生爱的错觉 219
- 第四十章 他一直在怨她 224
- 第四十一章 时间改变了一切 229
- 第四十二章 误会接二连三 233
- 第四十三章 放下自尊 238
- 第四十四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243
- 第四十五章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247
- 第四十六章 始终无法替代 252
- 第四十七章 感情无法停止 257
- 第四十八章 青春一去不复返 262
- 第四十九章 忘却的原来是幸福 269
- 第五十章 他需要一个人听他倾诉 275
- 第五十一章 重新开始 280
- 第五十二章 登记结婚 285

第五十三章 没有缓冲的婚姻生活	290
第五十四章 爱的初体验	295
第五十五章 简单与深刻	301
第五十六章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	307
第五十七章 闷骚的钟帅	312
第五十八章 挪威的森林	316
第五十九章 忙碌新生活	320
第六十章 大年夜的等待	325
第六十一章 如烟花寂寞	330
第六十二章 蜜月如初	335
第六十三章 上临一中百年校庆	340
第六十四章 岁月静好	345
番外一 一见如初误终身	350
番外二 当时只道是寻常	362

后记	368
----	-----





第一卷

长发飘飘的年代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高二零班



他低下头，发现手腕上有一道细长的红色痕迹，似被纸片划伤的。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她的头发刮的。

经过一个暑假的整修，焕然一新的上临一中又迎来了新的莘莘学子。

在新生报到处，挥汗如雨的父母正带着孩子排队报名，长长的队伍如龙蛇般蜿蜒，从拥挤的办公楼沿着光可鉴人的玄色大理石台阶，一直转入宽阔的广场。

骄阳似火，人声鼎沸。

沿着办公楼的广场往右，是一条长却不宽的走道，原先是长条形的青色方砖铺成的，现在已经改成了云母大理石。走道两旁，巴掌大的梧桐树叶连一点儿要动的迹象都没有。道路尽头，玻璃橱窗镶嵌的宣传栏前，一样人满为患、拥挤不堪。

何如初用手当扇子，拼命地往脸上扇，她穿着带碎花图案的翻领衬衫，后背已完全湿透，脸上却只有鼻头微沁汗珠，而身旁的戴晓早已汗如滚豆似的沿着脸颊滚落而下。两人狼狈地坐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

戴晓指着报到处，说：“你看那些家长，这么热还站在大太阳底下……”无论贫富贵贱，为人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此刻都一样，挤在人群里，就为了等着为孩子拿一张上临一中的报到证。

何如初点了点头，右手撩开滑下的长发，左手抽出纸巾擦去脖子上黏腻的汗滴，鼻尖闻到纸巾上带的清香，稍稍缓过一口气，没好气地说：“拆东墙，补西墙，敲敲打打两个月，没一天安静，这破学校总算还没倒。”

其实不然，上临一中不但不是破学校，反而是最好的中学。大家都说：“进了上临一中，一只脚已经跨进重点大学的门槛。”所以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据说新生报到时，一边是学校的财务人员，一边是银行的点钞员，外面还停着荷枪实弹的运钞车。

正式录取的学生只要到财务处报到即可，只有那些扩招的学生才会在今天排队交钱。今年上临一中增加了不少扩招名额，家长闻风而动，所以交钱的盛况虽不绝后却是空前。

何如初当然不是新生，她即将步入高三，那可是早有耳闻的炼狱般的高三。

戴晓抓起何如初的发梢抖了抖，说：“这么长的头发，我看了都嫌热！你也不剪短，光知道臭美！”

何如初大声反驳，“谁臭美啊！我这头发又粗又硬，剪短后就跟刺猬似的，会一根根地像朝天椒一样竖起来。你以为我愿意留这么长啊？大热的天，头上披块‘黑纱’，要说多晦气就有多晦气！”

其实她有一头又黑又亮的卷发，如海藻般丰茂，既不毛糙也不分叉，加上她天生丽质，谁家大人见了都忍不住要称赞几句，但是对于她这样处在叛逆期的少女来说，自然对大人的称赞嗤之以鼻，更何况小时候玩弄头发时曾扎破手指，所以她很不喜欢自己的头发，到了夏天更是对长发深恶痛绝，一直抱怨自己头上戴了个会走路的火炉。她喜欢奥黛丽·赫本那样柔软如丝的短发，在阳光下呈浅褐色，像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而且稍微打理一下就可以乖乖地梳理成想要的发型。

戴晓实在热得难受，只好有气无力地靠在柱子上，哪有精力与何如初争辩？只“切”了一声，算是表示不屑。当她无意中转头看校门口的方向，愣住了，半晌才哭丧着脸对何如初说：“你说学校改建就改建吧，为什么非把门口两侧的小店拆掉？”

以前上临一中校门两侧是一排破旧低矮的平房，大多是各式各样的小吃店，虽然这些小吃店的墙上满是乌黑的油烟斑，墙角下还布满一溜褐色的青苔，但是一到学生们下了晚自习，这里就很热闹。可惜，学校这次大肆整修，将附近影响校容的小店全都拆了，改建成花圃，瞧，朵朵红花正在夏日里娇艳绽放。

可是学生们却不欣赏学校这样一番大兴土木的创举。何如初也在苦恼，“以后要到哪里去吃炸香蕉、涮肉片、烤羊肉串、麻辣烫？听说周围都不让摆小摊了，以后连出来吃早餐的地方都没了。”

正抱怨着，戴晓捅了捅何如初，朝前努了努嘴。何如初抬头，看见韩张远远地走来，忽然拍手说：“我们问他去！”同时利落地跳起来，双手叉腰，一副



兴师问罪的样子。

“韩张！你过来！我问你，你爸爸为什么把那些小吃店都拆了？”

韩张看她这蛮不讲理的样子，苦笑着反驳说：“又不是我爸拆的！”

何如初使劲推他，愤愤地说：“怎么不是啊！难道不是你爸派人拆的？”

韩张被她推得踉跄了一下，连忙退到台阶下稳住身形，“啧”了声，瞪了她一眼，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泼妇！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说谁呢？”脸皮薄的女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调侃？何如初当即气得瞪大眼，死死盯着他，仿佛就要对他动手了。

韩张右脚尖点地，说：“谁是就说谁呗！”身子微晃，随时准备溜走，没想到，何如初不是动手，而是“动脚”，好在韩张反应快，何如初一脚踢了个空，她不甘心地指着早已溜到树下的他说：“这笔账先记着啊，回头跟你算！到时候不把你的皮扒了才怪！”

韩张哪会将她的威胁放在心上，笑嘻嘻地说：“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我妈说新开了个高三零班，由许魔头带，语文老师是王才女，英语老师是英语组的范主任，物理老师是高老头，化学老师不用说，当然是杨筱如，生物老师是我妈……”

话还没说完，戴晓已经叫起来：“干什么啊？集中训练营呀？什么高三零班？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老师都是上临一中出类拔萃的名师，竟然集中到一个班，如此一来，真不知道可怜的学生们将会面临着一场怎样的“腥风血雨”。

韩张仍是那副痞子样，说：“以前当然没有高三零班，但这次，听说是这样的——学校按成绩排名，先从两个重点班分别抽出前八名，再从其他二十八个普通班抽出前八名，然后还有几个特例，组成一个全新的高三零班。”说完，耸了耸肩。

一番话说得两人瞪大眼睛看着韩张。何如初愣愣的，还没什么反应，戴晓已快速地站起来，急忙问：“有没有我？我有没有进高三零班？”显而易见，能进全明星阵容的高三零班，是一份莫大的殊荣。

韩张回答：“那你去看榜单啊，红纸黑字不都贴在那儿了吗？”眼睛却瞅着何如初，脸上笑嘻嘻的样子。他们三个都是重点班的学生，韩张不用说，成绩总是名列三甲，何如初和戴晓也不差，基本上能保持前十之列。

戴晓这时候反倒迟疑不前，担忧地说：“韩张，你肯定进啦。我就不一定了，悬着呢。对了，如初有没有进高三零班？”

韩张摇头，说：“我正准备去看榜单呢，看看到底有哪些新同学。”

于是三人急急地往宣传栏走去，那里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了。何如初边往

里挤边说：“怪不得人都在这儿扎堆儿呢，这事儿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韩张嘲笑她道：“你能知道什么啊？就等着找凉快的地方吃雪糕呢。”

何如初瞪他，“怪不得别人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一天到晚，你能不能说句人话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学狗吐什么舌头？果然是同类。”

韩张作势要教训她，她赶紧往人堆里钻，头刚往右一偏，就疼得“哎哟”一声叫起来——原来头发挂到旁边一个男生的书包拉链上了。

这个男生原本抬起头在研究榜单，听到一个女孩说着讽刺挖苦的话，正皱眉呢，忽然又听见这一叫声，低头一看，见刚才那女孩正歪着头、手忙脚乱地在自己的书包上胡摸瞎扯呢。她那乌黑的发尾宛如黑缎，天女散花一般平铺在自己身上……他怔了怔，忙小心翼翼地拿下肩头的书包，但这个女孩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揪出自己的头发……他实在是看不下去，止住毫无章法使劲乱揪的她，说：“你先别动，我来。”

何如初越着急就越解不开，听他这样说，倒乖乖地把手停了下来。

他先小心地抽出嵌入拉链里的几根长发，然后仔细地一根根理顺打结的发丝，在这个过程中，他隐约感觉手似被蚂蚁轻咬了一下，轻微的疼痛像风一般若有似无，当下还以为是幻觉。

纠结的长发终于脱离了书包拉链，何如初抬起头，长吁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头发已被扯得歪在一边，乱七八糟好似鸡窝，于是气恼地扯下绑头发的绸带，顺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用手随便理了几下头发。刚想对帮自己解头发的男生说声“谢谢”，却见韩张挤了过来，拍了一下她的后脑勺：“你怎么就这么多事？看个榜还能整出事儿来，何妈妈真没说错，你就是一个事儿精！”

何如初又看了一眼这个帮自己解头发的男生，好像没在学校见过他，因为陌生，所以自己多少有些矜持，不好在他面前对韩张发作，只得打断韩张的话，说：“行了，看你的新同学去吧！”自己也跟着韩张往前挤。

走到宣传栏前面，何如初一眼就看见榜首的名字——“钟越”。谁啊？何如初歪着头想了半天，没听说过这名字啊，应该不是重点班的，难道是普通班的？这可是咄咄怪事，于是回头问韩张。

韩张纳闷地耸肩摇头，表示也不知道。

何如初双手抱胸，笑着说：“这可有意思了，哪里冒出个无名英雄来？这钟越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居然高居榜首，连你都不知道。”

韩张没好气地说：“我又不是‘包打听’，不知道有什么稀奇？”嘴里虽然这样说，心里却想着等回去要打听打听了。

何如初又拍手笑着说：“哈哈——嫉妒了吧？被人家比下去了！”韩张的名



字正好排在钟越的后面。

韩张一直很优秀，对于名次多少有些在意，听到这样让自己丢面子的话，忍不住哼了一声，用力拍了一下她的头，说：“担心你自己吧，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呢！”

何如初又是一阵叽叽咕咕，说他打疼她了，眼睛却往榜上扫，一个一个名字扫下去，基本上都是如雷贯耳的优秀生的名字，扫到后面，见“何如初”也榜上有名，颇有“中举”之感。虽然那三个字正委委屈屈地缀在名单的尾巴上，但她还是很高兴，于是挑着眉，得意地看着韩张，神情似是挑衅，意思是说——怎么样？连我都能进哦！

韩张取笑她说：“最后一名还好意思笑呢，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她连忙反驳：“哪里是最后一名啦？我的名字下面不是还有两人吗？！”

“你能跟人家丁旭、张炎岩比？人家那是高分落榜，非清华、北大不进的人。”

何如初再看了一遍，如果除去鼎鼎有名的丁旭、张炎岩，自己果然就是倒数第一。看韩张眼含轻蔑、语带嘲讽的样子，何如初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说：“你很了不起吗？那怎么不像钟越一样排榜首啊？滚！”她一把推开身边的人，就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韩张见她脸色变了，知道气得不轻，忙跟上来，说：“你又发什么脾气啊？没事回家待着去！”

忽然听到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自己，站在一边的钟越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人的对话，不由得侧头细细打量：男孩站在人群里算是高的，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有点儿瘦，狭长的单眼皮上戴着一副时下流行的深蓝色宽边眼镜，嘴角似笑非笑，模样看起来有点儿吊儿郎当的；挨着自己的女孩，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黑发，倒也眉清目秀，可是脾气似乎不怎么好，很急躁的样子，要不怎么连自己的头发都解不下来？

听着两人渐远的吵闹声，他不由得抬头寻找，恰好看见她正蹦蹦跳跳地往前跑，身后那片秀发如被山风吹过的瀑布，飞扬起来，在阳光下无比醒目。

他低下头，发现手腕上有一道细长的红色痕迹，似被纸片划伤的。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她的头发刮的。

第二章 他记住了她的名字



钟越抬头看她，口中默念了一遍“何如初”，觉得舌尖像有味道似的，别有一番意境，叫起来又朗朗上口，暗暗记住了她的名字。

何如初气愤地甩开韩张，走远几步才想起戴晓，回头张望，见她一个人垂着头往图书馆方向去，忙追上去，喘着气问：“你怎么先走了？也不等等我！”

戴晓没有回答，何如初不禁诧异地转头看她，才发现她眼眶红红的，整个人仿佛失魂落魄，忙问怎么了。戴晓不做声，也不理她，独自加快脚步走上图书馆螺旋梯。

何如初在阶梯上拉住她，“戴晓，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

戴晓沉了沉脸，使劲挣开，看何如初的眼神也变得有些陌生，还翻了翻白眼。

何如初不明就里，以为她热晕了，便说：“太热了，我请你去冷饮店吃冰。”拖着她就走。

戴晓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算了吧……”刚要说些什么，看见跟上来的韩张，含住了话头，一把推开何如初，头也不回地走了。

戴晓长得白白胖胖的，留着齐耳的学生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色边框的深度近视镜，愤怒之下推出的一掌力量颇大，何如初瘦瘦的身材哪经得住，不防之下连退数步，直撞到韩张怀里才刹住脚步，吓得脸色都白了。她一手紧紧抓住雕花铁栏杆，上身还直往下倾，好一会儿才对韩张说：“戴晓怎么了？跟我像有仇似的！”

韩张忙冲上前扶住她，见她们这样，心里多少有些明白，拉着她压低声音



说：“先出去再说话，在图书馆门口吵吵嚷嚷像什么话！”说完，拽着何如初就走。

何如初却转过身，韩张忙问：“你去哪儿？”

“找戴晓去啊，她可能碰到烦心事了。”

韩张见她还不明白，点着她鼻子说：“我说你能不能机灵点儿啊？你这会儿去找她，不是火上浇油吗？”

何如初转头看他，问：“为什么啊？”

韩张摇头，说：“你不知道她为什么不高兴？还不是因为你进了零班，她没进？！你现在去找她不是自讨苦吃吗？”

何如初一听，这才反应过来，怪不得戴晓那么生气呢。迟疑了一下，她也拿不定主意，不去找她怕她生气，但若去找她反倒像是示威，于是不安地问韩张，“那你说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人，一脸心虚惭愧的表情，好像戴晓不能进零班是她害的。

韩张拖着她就走，“哪有什么怎么办啊？看着办呗！又不关你的事，让她自己好好想想，回头再说，说不定过一两天就好了。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快回家吃饭去？！”韩张话虽这么说，但是心里却想，女孩子心眼儿就是小，没进零班又不是什么死人的大事，有什么大不了的！

何如初只好闷闷地往家走。出了校门，穿过马路再往右转，是一大片高级公寓。何如初从家到学校不到十分钟路程，若是快走，只要五分钟。她一直想和同学一样骑车上学，但因为路程太近，始终无法如愿，对此她总感到很遗憾。

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何妈妈忙迎出来，劈头就说：“斯文点儿！你看看你，有女孩儿样吗？钥匙呢？又忘带了？这么大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儿了，整天丢三落四的，以后可怎么办！”

何如初调皮地朝妈妈吐了吐舌头，然后跑上楼，将妈妈的唠叨关在门外。当初买楼的时候，因为何如初时不时抱怨她以前的卧室有油烟味儿，何爸爸便一口气买了上下两个单元，打通成复式楼层的式样，把厨房设在下层，让何如初住在楼上，她这才没话说了。

家里的阿姨来请何如初下楼吃饭时，何如初还趴在床上偷看漫画书，半天不动弹。何妈妈只好亲自上来，推门说：“吃饭了，磨蹭什么哪？”

她吓得往前一倒，将漫画书压在胸前，假装睡觉，嘴里答应着“马上下去”。等何妈妈出去，才连忙跳起来，把漫画书塞到枕头下，想了想，不放心，拉开枕头拉链，一把塞进枕头里的芦苇屑中。

吃饭时，因为还想着漫画，何如初吃得心不在焉，随口问：“爸爸呢？”何

妈妈头也不抬地说：“找你爸又有什么事？”

她心虚地说：“没什么事啊，就问他怎么不回家吃饭。”何妈妈瞪她，“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也这么多废话！你爸忙着呢！”

好不容易消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妈妈，学校新设了一个零班，只有二十八个人，我也进去了。”

何妈妈听了，有了笑意，这个女儿调皮是调皮，成绩却不错，念书也没怎么让大人操过心，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班，都是自己一路考进去的，家里从没有为她考试的事情请客送礼过，比起周围的孩子，倒真让家里省了不少心。

她趁机提出要求：“妈妈，我在明珠大厦看见一支派克钢笔，笔帽是淡金色的，你回头买给我好不好？”

何妈妈说：“就你那一手破字，要这么好的笔做什么？别糟蹋了东西！吃完饭复习功课去，暑假都玩野了，没见你做过几天功课，这就要上高三了，还不抓紧！再这么玩下去，怎么考名牌大学？”

她赶紧扒两口饭，溜上楼，回头又说：“妈妈，记得给我买钢笔啊，我明天就要。”何妈妈并不应允，只催着她写作业。

做一套数学模拟试卷的时候，何如初发现自己对解析几何都有点儿生疏了，有一道证明题怎么都解不出来，于是背了书包去找韩张。

韩张的爸爸是上临一中的校长，妈妈是生物组的组长，住在学校的高级教师公寓里。在路上，何如初刚好碰见同校的林丹云，于是两人一起去找韩张。他们几个从小就认识，彼此又住得近，可以说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林丹云的母亲是上临一中的党委副书记，因此她家也住学校里。不过林丹云因为分数不够，念的是普通班。

韩爸爸出国访问还没回来，韩妈妈因为开学忙着学校的事，也没在家。几个人没了约束，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吃着东西，点心屑、果皮、瓜子壳扔得满桌都是。林丹云边吃冰边看《名侦探柯南》，见何如初和韩张靠在一起讨论试卷，时不时也过去看一两眼。等到把一套试卷做完，何如初才溜达着回家。

回到家，何如初把书包一扔，一边打开冰箱找饮料，一边抱怨着，“太阳都下山了，地上还热得跟蒸笼似的。”这时何妈妈却站在楼上，冷着脸说：“何如初，你给我上来！”

一听妈妈连名带姓地叫她，何如初就知道一定没好事。她心虚地杵在那儿，不敢吱声。何妈妈又叫了一声，她才不情不愿地上楼。

何妈妈坐在何如初卧室的床上，将几本巴掌大的漫画书扔在地板上，一言